憶恩師──賴金男 ■吳錫德(法文系副教授)

瀛苑副刊

歐研所的張所長週一專程到教室找我,恰巧在E教室中庭 撞個正著。說要請我代賴金男老師的課。我以為他又住院 了。沒想到賴老師竟於十日因肝昏迷棄世了!想到近四分 之一世紀的師生情誼,卻在毫無預警下,戛然中止。除了 驚愕,就是欷歔,還有幾分愴然。

上課鐘響,前一堂信心滿滿的熱忱,頓時像洩了氣似的, 了調。想到面對一大群鳥鴉鴉的聽眾,除了將 連講話都變 你當成補習班的老師或知識工廠裡的終端機外;有誰能懂 得你此時此刻的心境?想到中午還被兩個約好的導生給放 鴿子.....。更莫名地湧上一陣心酸!

賴老師因長年酗酒,身體急速敗壞。進出醫院早已時有所 。乍聽噩耗,當下還真措手不及。記得春假前他才大病 初癒,在校園不期而遇,身體清瘦些許,並且完全斷絕了 酒精飲品。談起他遠在巴黎的兒子一匡的近況。說到這個 還一直很孩子氣又沒有什麼旺盛事業企圖心的唯一兒子, 還真難得流露出莫可奈何的神情。一匡曾在我們法文系做 了雨年助教,事實上他是學校裡的外籍勞工(母親是法國 人,拿的是法國護照)。不過,這也算是他們父子倆相處 最長的一段日子。

熟識賴老師的人,聽到他的結局,除了惋惜他英年早逝外 ,大概都會怪罪是因為貪杯害了他。這點從「科學」 斷與推論,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出入。不過,若從「感情」 面來解析,長期抑鬱寡歡與保守的性格想必也是他致命 的敵人。賴老師先前那段異國婚姻並不美滿。而且只維持 了極短的時間。我們那位EX-師母無法適應當時台灣的種 種。帶著一女一男回到法國撫養。賴老師則一個人留在淡

水打拚。一般人便以為賴老師從此便過著花花綠綠浪漫的 法國式生活。事實上賴老師並沒有急著再娶。每年寒暑假 會瞧見另類形象的賴老師,出現在巴黎的街頭。他是前 去探視他這對親生骨肉!有一回,我適巧在巴黎街上遇見 。他隨即得意洋洋地掏出女兒在小學裡表現優異的照片 讓我欣賞。當時我以留學生身分在「歐洲日報」打工,便 照片刊載出來。當做僑訊版的重要消息。這位大女兒的 質不凡,精通數國語言,目前在法國外交部任職。可 是因結婚過早,婚姻並不美滿。最後也和她的父母一樣, 踏上與夫仳離的結局。兩個幼女(賴老師的幼孫) 就由她 一人育養。結果,每年寒暑假還是看到賴老師風塵僕僕的 來回於台法兩地。有一回,在城區部的校車裡等候司機發 ,遠遠地瞧見賴老師背上扛著一個,手上拉著另一個 四歲大的小孫女,疲憊地趕來搭車。這回是女兒來台灣 探親,賴爸爸带孫女到淡水玩。在溽暑將至的六月天裡, 如此難得的慈愛,見了都不覺動容。

這樣的日子不知過了多久,孩子長大了,EX-師母再醮了。才獲知賴老師終於再婚了。新的師母是位美籍華人。好像因工作關係,在台灣停留的時間並不長。賴老師寒暑假又得多跑一個地方.....。

記得十年前初回淡江任教之際,有回學生約談,那位同學 聊起淡江的環境, 感慨淡江找不到「大師級」的教授。我 了片刻, 無言以對。只得自我解嘲以回應她: 再給淡江 一點時間吧!如今驀然回首,淡江是有不少像賴老師這樣 具有淡江特色的大師啊!不過,以賴老師的個性,他絕不 肯接受這種封號。不是因為這種稱呼太世俗,或太崇高 而是與他太不相配!我一直不明白他為何不升等做正教 ,尤其拒絕做行政主管。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做上了法文 系 主 任 , 才 多 少 有 些 領 悟 。 他 婚 姻 不 美 滿 、 生 活 遭 人 指 點 ;他以淡江為家,因名士作風,遭人嫉妒;他學富五車、 才智過人,卻懷才不遇.....。最後,他便選擇過他自己! 如果不是因為酒精戕害,他大可以悠哉悠哉地在校園裡逛 、 在 講 台 上 高 談 闊 論 、 在 觀 海 堂 天 南 地 北 扮 演 成 淡 江 的活地標。然後辦退休、終老。可惜,天不假年,老天爺 **竟不肯讓這位溫文儒雅的未來學專家活過二十一世紀,讓** 淡江永遠消逝這麼一塊瑰麗的特徵!

是的,他是非常溫文儒雅,又寬厚待人。縱令他酗酒,也是斯文有加(他畢竟是師大國文系畢業的),絕少豪飲買醉,永遠是小酌一口啜過一口。而且從未見過他醉人醉語

或流露愠色。對他的批評、流言、蜚語,誤解不知凡幾。 單單經過我耳畔的就足以令我血脈實張。而他卻永遠一副 由自在,與我何干的神情。記得,擔任行政工作之初 為 求 表 現 , 徵 得 張 董 事 長 及 林 校 長 的 首 肯 , 準備聘請一位 國籍人士擔任助教。以便提升法文系的學習風氣及國 化形象。但因時值暑假,時間過於倉促,一時尋覓不著 碰巧賴老師前來系辦串門打氣,看了張貼的徵才廣告, 問 說他的兒子一匡剛服完法國兵役可否來試?我回說只要條 件符合有何不可。沒想到當時的芮副校長堅不肯放行, 在公文上簽字。最後,我只得親自拜訪說明。一番官腔 最後他問我:你敢保證他不會跟他爸爸一樣?我著 實一肚 子氣和委屈。真想將新到手的聘書丟回去不幹!事隔好一 ,我才輕描淡寫的告訴賴老師這段插曲。沒想到他就輕 避重的安慰我幾句,面露笑靨的岔開話題,一副與人無爭 、不慍不怒的神態。

賴老師是走了。走得似乎早了些、急了點。卻相當平靜,就像他的為人一般。相信受過他教誨,尤其是受他啟發的人,一定會永世的懷念他一一他是二十世紀淡江人共同的記憶:不管他瀟灑脫凡的走進教室,選是鼻頭微紅、會調養人。一個人,可以呼吸到自由、感到失望!他是一位師者。從他的身上可以呼吸到自由、體味到知識的樂趣與生命的歡愉!(99/04/12)